

一. 序言 关于本文所作历史阐述

“三驾马车”本质上讲是仅由三个人自发组成的团体，同样也是对三人整体生活的集中象征。虽然在 2023 年 6 月扩充为“四个好人”，但其小型团体的本质属性没有变；其自由组织的根本精神没有变；其同舟共济的基本要求没有变；其美好未来的伟大目标没有变。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没有太大的人事变动空间。出于这样的原因，要分析“三驾马车”承载的集体记忆，必须依托于成员的个体记忆；要分析“三驾马车”聚集的集体精神，必须着眼于成员的个体意识；要分析“三驾马车”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落脚在成员的个体观念、符号、实在的变化中。

本次分析，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回顾在原则上讲宜粗不宜细，主要目的在团结一致向前看。

二. “三驾马车”联系概念的起源

“三驾马车”体系，是其结构体系和内容发展结合的产物，是新时代附中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中的重要成果。

从结构上讲，“三驾马车”体系来源于“果宝特攻队华北分队”（后更名为果宝特攻队华北种树队）。这里必须提到作为其前身存在的“……华北分队”的发展历程。

2020 年上半年，在陶老的化学补习班人员的基础上，产生了以同学之间联系、交流为基础，以共建、共享为主要目的的实际无领导组织：果宝特攻队。随着高中这一历史阶段的结束，该组织自然的在现实意义上解散了。2020 年八月，大学录取情况及去向基本确定，这是“华北分队”能够得以建立的地缘基础。在社会环境层面上，由于新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都不能满足附中人民的要求，在个人意义上存在着程度相异但性质基本类似的震荡。在西南地区，由于外部环境变动较小等因素，没有催生出新的集体性组织。而在华北地区，人员分散、外部环境变化剧烈，“会面”性质的组织活动必然发生。在筹备酝酿第一次历史会面过程中，“华北分队”应运而生。当时分队的成员包括：吴可、高子力、李珂熠。分队主要围绕成员的生活状况变动展开讨论，包括感情议题、学习生活议题等。最终分队决定在 21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前后于北京昌平召开第一次组织会议。其会议纪要粗略概括如下：1.吴可同志已恢复单身状态，并正准备一同新莫斯科某大学交流的交换学习项目。2.高子力同志详细总结了自 2020 年 9 月以来感情发展历史的整体情况和重要事件。3.李珂熠同志已经无法回忆起具体讨论的议题，但对会议开展过程中的各项活动有相对清晰的记忆。会面开始于昌平地铁站附近永旺商场的吉野家快餐连锁中，之后一直延续到速 8 酒店三人房中。当时原本留有视频资料，由于设备损坏已无法找回。此次会议重大意义在于，确立了“共同种树，互相监督”的基本行动方针，在生活上提倡互通有无，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新一轮优质生活建立需要持续不竭工作支撑”的积极态度。会议遗留的问题是，没有设立有效、有力的措施确保会议精神的贯彻和实施。会议结束后的六个月时间内，“果宝特攻队华北分队”实际上被解散。

届时，李珂熠同志和高子力同志都与王魏涵同志有着相当频繁的联系。具体建立的历史情况有待考证，不过从时间上粗略估计，大概在 2021 年 6 月左右建立了“三驾马车”体系。由于感情生活是组织成员的主要内驱力，故“三驾马车”成立初期的讨论内容仍然主要围绕情感主题展开。21 年暑期，三人（之后若无特别注明，提到“三人”处均指高子力、王魏涵、李珂熠）在成都武侯区组织第一次实际会议。会议无意中修正了王魏涵同志在感情生活

中的右倾自由主义态度，中断了其“开学分手”的原定计划。三人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感情生活的困惑和对更符合预期的关系的美好愿望。会议肯定了“大吉大利”鸡公煲作为组织活动地点的重要地位，重新分析了组织共同面对的复杂局面，是“三驾马车”体系重要实践的开端，标志着组织的伟大诞生。

三. “三驾马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个重要阶段

在“三驾马车”建立之后，经历了数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归纳为以下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个阶段，即“三驾马车”建成完善阶段，囊括的主要时期为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在该阶段组织开展了两次重大会议，分别为：“跨年谈话”（2021年12月31日），“第二次组织全体会议”（2021年2月14日）。这一阶段两位主要成员的感情生活有较大变动。尽管第一次组织全体会议（见上文）已经修正了王魏涵同志的自由主义错误，其仍然在10月左右与姜同学分手，并之后当了学妹的天狗。主要历史事件为：1、姜同学对王魏涵同志的实际重要肯定（史称“质检通过”）。2、王魏涵同志策划推动的口红事件。这两次事件标志着王魏涵同志思想的重大转变。从另一方面或许也推动了组织发展成熟的进程。在“跨年谈话”中，主要讨论了王魏涵同志相关历史事件及高子力同志在感情生活层面上的危机问题。会议提出了“我们像沙子”的阶段性的口号，对高子力同志的困惑作出“维持原状，寻求出路”的指示。会议在阶段性工作的立场上有其重要意义，但实际上没有对组织工作作出规划和预期。这也导致了在组织结构的松散时期，高子力同志思想的剧烈演变完全脱离组织的精神谱系。高子力同志意识层面上处于和组织貌合神离的相对消极态势，直接影响到组织之后的发展路线。在“第二次组织全体会议”中，虽然在整体线索上和“跨年谈话”基本重合，但由于其补充了“同学聚会”的重要内容，实际上侧面反映出组织届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成员间普遍存在的对生活标准的过度思考。**会议结束后三天，高子力同志宣布了和张同学的新恋情关系，终结了和李同学的感情关系。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张同学对于“三驾马车”体系的介入直接终结了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把组织强迫性的推到了“成熟阶段”。**

第二个阶段，即介稳态阶段，囊括的主要时期为2022年2月19日到2022年9月。这一时期首次提出了“副本理论”，准确的描述了王魏涵同志的生活变动态势，对过去的组织发展有了初步的总结性结论。此阶段高子力同志和张同学、李同学有不同程度的纠葛，但最终似乎稳定到了张同学一方。22年7月开展的“第三次组织全体会议”是近年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会议成员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之后修正为“四个好人”后组织的新成员：孙致颀。那次放过行李后和孙致颀在春熙路会面，转来转去几人无缘无故的在路上大笑，似乎只是见面就已经足以令人开怀。之后在素芬吃串串香，也是一样的象神经病般笑得东倒西歪。服务员说：“你们说话真有意思。”那时甚至有些得意，感到自己的生活过的很满足，比大部分人都具备更充分的开心的理由。也可能是把这天晚上看作这次聚会的开端了——**从今晚到明晚之间，分明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所以才会肆无忌惮的挥霍快乐的心情，直到分别的时刻到来。定的那家民宿有三个大房间，我们在中间的房间打牌到深夜，那时张同学好像和朋友去登山看日出，和高子力通视频电话。好像两人的关系会一直好下去——当然在开心的时候总会把什么都看成永恒。每个人都过得幸福，我想，并且还能这样在一起有些单调的狂欢，实在是过分满足的生活状态。难道我不知道在那之后这样的聚会再无可能？难道我不知道人会变化到对感情所有的只有疲惫和理性？难道我不知道那时那地的此时此刻终成梦幻？不过是让自己不去想而已。第二天被闹钟叫醒，我充当闹钟去叫醒另外两人。我记得

我录了像，还用手机放着什么歌，什么样的歌？不过那部手机现在几乎成了碎片，过往一点都不剩下。我们的过往，为什么我总下意识的以为这些东西是属于我的？上午打球之后（邱卓然也在）下午去学校旁和更多人会面，之后找了个桌游吧玩了一下午，下午要结束时到学校看了曹老。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转眼一年半过去。曹老要和她老公一起吃晚餐，看着她朝着桥那边走过去了。其余的人吃了顿猪脚饭后便作鸟兽散。

不知道为什么，回忆过去时总觉得离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越近，越是触目惊心。暂且当作是对现况不满意导致的吧。

第三个阶段，组织的基本成熟，主要囊括 2022 年 9 月到 2023 年 6 月这一时期。高子力同志和张同学分手了，并且之后也没有再复合。那时他经历着相当的痛苦，在学校外走一圈又一圈，从此处到彼处再回此处，心里好像留下永不弥合的缝隙了，走来走去也是原地打转。**可能青春时候的爱情都是这样，除了伤害自己，“促进成长”，最终一无所获。一下醒悟过来：人活着是什么都不可能得到的。于是再也不盼望明天还有幸福。**王魏涵同志又从曹同学的阶段走出来，和学姐越来越近，最后学姐成了他女友的代称。那个冬天我一个人留在学校里，房间里总是黑的，开着三盏台灯。由于暖气不足，点着海底捞外卖送的火炉取暖，一不注意打翻在桌子上，还好没有酿成火灾。冬天没有烈酒，孤独的时候感到无法度日，于是买来一瓶伏特加，装在子弹杯中点燃，再用杯盖盖住等它熄灭，取名为“烈日灼心”。那天前夜梦到死去的朋友，之后大饮特饮，几乎喝到忍不住要吐出来。喝了酒就好了，不必流一滴泪出来，只需要在化学递质的作用下发笑就好。朋友们在全民 K 歌里唱歌，自然少不了 Lonely Christmas，唱来唱去好多场，烟在嘴里都回上来苦味。12 月 31 日打定主意要回成都了，买了票下午终于到，去孙致颀家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去实习的地方接女友了。热红酒的味道其实有点奇怪，不过对我来讲什么酒都可以，只要有酒就好。之后的某天晚上因为自己清楚的原因不能入眠，也开一个 bilibili 的直播间放着歌，在桌面上放着这样一个文本文档：“an ordinary night with F.R.I.E.N.D.S”，料不到这样平常的夜晚再也没有过。我只期盼着更大的自由，于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天津去了，哪怕宿舍不接受返校也要回去。我在那个靠近铁路的房子里独自度过了元宵，外面是热闹的烟花爆炸声，或许也有很多热闹的人群。

这段时期我的确一点都回想不起来。关于组织只清楚些的记得那两个晚上：坂本龙一过世的那天晚上，实在界入侵了我的世界，**我感到我所处的、切身的世界某处空了一块**，或者说我也死去了一部分。我们聊着葬礼上要放的歌曲之类的话题，我在校园里游荡了大半个晚上。剩下的就是 6 月 7 号那天晚上，“三驾马车”这个名字要到头了，孙致颀也和我们一起聊到半夜。那天我不断地想起权力的游戏里守夜人的学士临死前说的那句话：“我做了个梦，梦到我变老了”，于是感慨道：“做了个梦，梦见我上了天津大学。”多希望这是一场梦，可以轻松忘掉很多，实际上这的确只是场梦。

我把这段时期的句点画在七月，大概是想把两次和朋友见面都留在这时候。5 月 20 号高子力带着女友到天津来玩，我不识趣的和他聊个没完，那时的要求变得过分的低：“活下去！”7 月中旬王魏涵来参加天大的夏令营，我到市区和他吃了一顿烧烤，之后那晚上在网吧待到第二天。那天没戴眼镜赴约，在网吧只好玩云顶之弈。

寒假、暑假，三人都没有见面。

“三驾马车”也就此告一段落了。这个名字本来取自马刺的三人组，最初三人最大的共同爱好也就是篮球而已。我现在倒还能记得起一点点对篮球那种痴狂的向往：所有比赛，所有机会。似乎现在王魏涵和高子力还偶尔会看看球赛，不过我自从受伤之后再对这个关心不起来了。

四. “三驾马车”到“四个好人”的重大修正

要我坦率地说，此处必须**批评孙致颀同志**。在将“三驾马车”扩充为“四个好人”之后，没有积极的参与到组织的建设中，反而几乎把组织当作树洞，比如“分手事件”，只吐露一时的不快，复合之后就把组织抛之脑后了。不过这或许也说明，他在生活中经历着足够多的幸福和快乐，有了足够多的陪伴，这已经很好。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次修正也是必然发生的。**并不是三人有什么发展组织的愿望，而是组织本身要寄托在我们的喜怒哀乐之上。**如同神启，必然是伴随着某种超自然的事物降临在常人身侧，像是上帝对我们这些生命的通讯要求——他想要和我们讲话了，天堂一个人也没有，几千年来他寂寞难耐。他忘记了人死后一切虚无，通往天堂之路也只是一条从未有人踏足的设想中的美好天梯。

自2023年8月之后，四人在各自的生活中经历着不小的变化。若是不从我中抽身而出，恐怕也不至于留意到这变化之令人生畏。李珂熠同志在度过一段相当“充实”的时光之后因病住院，之后就不再一样了。孙致颀同志被考研的事情烦得焦头烂额，不过好在考试结束之后预估能进入复试，于是稍微放下点心来去大理旅游一趟，那里的阳光的确让人羡慕。高子力同志对未来或许有些困惑，带着相当程度的烦闷心绪打算着，只等一个出口，但这个出口也不知从何找起。在我想来有些安慰的地方在于，他应该仍然和女友关系不错，至少不至于完完全全孑然一身。王魏涵同志在保研之后大概相对而言没有太多课业上的事情，不过他向来把生活过得井然有序，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虽然各式各样的八卦多了不少。

五. “四个好人”全新历史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和考验

这是全新的阶段了吗？我想是的。**每一个明天都是新的一天，光是这则道理赋予我们的责任就相当沉重了吧。**孙致颀同志在2020年时说：生活一眼能望到头，感觉没什么意思。我不确定他的态度到今天有没有什么变化，毕竟近四年的时间其实不短。而——我还是要这么说：在今晚之后，在明晚之前，明明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把永恒都忘掉了。

我甚至不确定我们四人会不会一路这样风雨并行的走下去，生活充满各种意外，也充满各种必然。若是站在二十年后回头望，大概这一切本身也恍惚似幻。我要写这么一篇无聊的文章，不过是想要一吐为快。曾经总开玩笑说今后我们能像老友记里头那样生活，到今天想必你我都明白不过奢求。

但这其实并不紧要吧？

只要我们仍然会偶尔想起四人无端傻笑的那天，这一切也就不算是完全一去杳然。只要我们仍在各处挥霍早已不年少但却尚有几分青春的岁月，生活倒也不再那么像一出喧哗的悲剧。

祝愿诸君终于得安心，自在，当然也要快乐。我竟然忍不住要落泪了，要“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一场”。“三驾马车”、“四个好人”，和儿时你扮演炎龙侠我扮演黑犀侠的游戏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愿散场之后能给诸位留下媲美过往的美好回忆。